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初波羅夷法

佛在須頼婆國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詣毗蘭若邑住林樹下其邑有婆羅門名毗蘭若波斯匿王以此邑封之聞佛釋種出家學道成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普知世間一切心念為説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與諸弟子來遊此邑歎言善哉我願見佛即與五百眷屬前後圍繞出詣佛所遥見世尊在林樹下諸根寂定光明殊特歡喜踊躍下車步進往立問訊却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説妙法示教利喜聞法歡悦即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安居三月供養佛言我此衆多而汝異信異見異樂所奉事異復白佛言我雖異信異見異樂不以世尊此衆為多如是至三佛乃受之即從坐起右遶而去還家辦具安居供養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婆羅門請佛及僧安居三
月我當嬈盡迷乱其意念已即来嬈
之彼婆羅門為魔所嬈即入後宮受
五欲樂勑守門者我今遊宴三月在
內外事好悪一不得白都不復憶請
佛及僧尒時彼國信向邪道邑里未
有精舍講堂城北有山林流清淨佛
與大衆即而安居時世飢饉乞求難
得入里分衛都無所獲時波利國有
販馬師驅五百疋馬夏初来至熱時
已到見此邑清涼水草豊茂便共停
止養食諸馬時諸比丘至馬師所默
然而立時彼馬師信佛心淨慈念比
丘乞求無獲便作是言正有馬麦若
能食者當減半分一疋相與足以支
身可以行道諸比丘言佛未聽我食
於馬分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自
今已後聽食馬分時阿難即取佛分
倩人為麨供養世尊諸比丘衆舂麦
而食
時尊者目揵連在靜處作是念今此
國中乞食難得我今當與得神通者

五分律卷第一 第三張

到欝單越食自然粳米念已即從坐
起至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白佛
言世尊我向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
難得當與得神通者到欝單越食
自然粳米佛告目連汝等可介凡夫
比丘當如之何目連白佛我當以神
力接之佛言止止汝雖有是神力宿
對因緣欲置何所又奈將来諸凡夫
何目連受教默然而止
時尊者舍利弗在靜處作是念過
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
久住念已即從坐起至佛所頂礼佛
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我向作是念過
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
久住介時佛讚舍利弗言善哉善哉
汝所念善所問亦善舍利弗維衛佛
尸棄佛隨葉佛梵行不久住拘樓孫
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梵行久住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三佛
梵行不久住三佛梵行久住佛告舍
利弗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
不說波羅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洹
後諸弟子種種名姓出家速滅梵行

譬如槃盛散花置四衢道四方風吹
隨風飃落何以故無綖持故如是舍
利弗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
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所以不得久
住又舍利弗隨葉佛與千弟子遊恐
怖林所以名曰恐怖林者未離欲人
入此林中衣毛皆竪是故名曰恐怖
林也彼佛為弟子心念說法口無所
言諸比丘當思是不思是當念是不
念是當斷是當修是當依是行諸比
丘心知是已漏盡意解得阿羅漢道舍
利弗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
佛廣為弟子說法無有疲猒所謂修
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
育多伽婆本生毗富羅未曾有阿婆陀
那憂波提舍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佛
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雖種種名
姓出家不速滅梵行譬如雜華以綖
連之置四衢道四方風吹不能令散
何以故綖所持故如是舍利弗三佛
廣為弟子說如上法是故梵行所以
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以不廣
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

四分律卷第一 第四張 尊

[illegible]

不久住者唯願世尊為諸弟子廣說
法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今正是時佛
言且止我自知時舍利弗我此衆淨
未有未曾有法我此衆中最小者得
須陁洹諸佛如来不以未有漏法而
為弟子結戒我此衆中未有特多聞
人故不生諸漏未有利養名稱故未
有多欲人故未有現神足為天人所
知識故不生諸漏
尒時世尊三月安居竟便告阿難汝
来阿難共至毗蘭若所阿難受教整
衣服從佛至其門下時婆羅門在高
樓上五欲自娯遥見世尊即便憶悟
疾疾来下拭席迎坐五體投地為佛
作礼悔過自責我愚癡人請佛安居
竟不設供非情中悔亦非無物正自
迷忘不復憶念唯願世尊受我悔過
佛言汝實愚癡請佛及僧竟不供養
理應悔過今當與衆受汝懺悔又告
婆羅門我聖法中知懺悔者增長善
法彼婆羅門復白佛言願佛及僧留
住一月受我供養佛不受之告言汝
婆羅門異信異見但能請佛已是大

事如是至三佛又不受告言我已在
此安居三月今應遊行不得復住彼
婆羅門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明
日餞送供養佛便默然受之時婆羅
門竟夜辦具種種餚饍至明食時便
敷牀座日時已到世尊與衆弟子俱
往就坐彼婆羅門即設所供手自斟
酌食畢行水以劫貝四張草屣一緉
奉上世尊僧各兩張草屣一緉為安
居施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受安居
施以此白佛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
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因毗蘭若
從今已後聽受安居施即皆受之於
是婆羅門心大歡喜取小林於佛前
坐佛復為說隨喜之偈

一切天祠中　奉事火為冣　一切異學中
薩婆帝為冣　一切衆人中　轉輪王為冣
一切衆流中　大海水為冣　一切照明中
日月光為冣　天上天下中　佛福田為冣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更為說法示教
利喜從坐而起向僧伽尸國展轉遊
歷後之毗舍離住獮猴河邊重閣講
堂為諸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供養恭
敬尊重讚歎尒時迦蘭陁邑諸長者
事緣入城聞佛世尊在重閣講堂皆
詣佛所見佛世尊與無量衆圍遶說
法時彼衆中有長者迦蘭陁子名須
提那聞法歡喜即作是念如我解佛
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
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辟如虛空我今
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衆會各歸
前至佛所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
向聞佛說法作如是念如我解佛所
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廣
修梵行出家無著辟如虛空我今寧
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世尊我有是
念今欲出家唯願與我出家受戒佛
言甚善汝父母聽未荅言未聽佛言
一切佛法父母不聽不得為道即白
佛言我今當還啓白父母佛言今正
是時於是須提那便從坐起右繞三
匝還家白父母言我聞佛法在家縛
著今欲出家廣修梵行父母荅言止
須提那莫作是語吾先無子禱祠神
祇僅而有汝一子之愛情念實重死

五分律卷第一 第七張

賞

不相遠如何生離汝家饒富金銀寶
物恣汝修德現世愛樂何用出家奪
吾情志苦請至三父母不許便從坐
起住於別處作是誓言若不得出家
終不復食於此而死何用徒生即便
不食至于六日親戚聞之咸来慰喻
言汝父母唯汝一子愛念情重死尚
不遠况聞生離汝家大富可以樹德
道由於心不在形服何必傷生苦違
父母如是至三默然不受又諸時友
亦来諫之苦言如上亦復如是各捨
之去至父母所咸作是言如我所見
不可復轉若聽出家猶可時見不樂
道者歸来有期絶食六日餘命漏尅
數日之間當棄中野鵄烏吞啄犲狼
競食人父人母胡寧忍此父母聞已
銜淚荅言聽子出家修於梵行但為
我共要時還相見親友聞已皆大歡
喜復至其所語言汝父母已許汝出
家不忘時歸便得去矣須提那即大
歡喜至父母所白言我今詣佛出家
修道父母悲泣荅言聽汝出家廣修
梵行但勿忘要時還見我於是須提

那拜辭父母繞三匝而去還至佛所
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父母已聽唯
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善来比丘脩
諸梵行我善說法斷一切苦佛說是
已須提那鬚髮自落袈裟著身鉢盂
在手即成沙門得具足戒出家未久
時世飢饉諸比丘入城分衛者都無
所獲須提那在閑靜處作是念今此
飢饉乞求難得我所生處飲食豊樂
當將諸比丘還我本邑令得供養亦
福度彼便從坐起與諸比丘還到本
邑住林樹下父母聞之勅其婦言汝
可莊嚴如吾子在家所好服飾莊嚴
既畢父母將之同詣彼林時須提那
見父母來起迎問訊父母語言汝何
用毀形在林樹間可還捨道在家脩
善白父母言不能捨道還就下賤如
是至三執心彌固父母嗚咽捨之還
家須提那婦數日之中便有月水即
以白姑姑歡喜言是有子相即勑莊
嚴如前服飾父母復將共詣彼林時
須提那問訊如上父母復言汝何用
毀形在林樹間受此風露飢寒困苦

汝家財富天下所知但我私實積汝
人首況父母物孰能量計汝可還家
恣意修善現世受樂後享福慶白父
母言如子所見五欲傷德歡樂如電
憂苦延長終不以此損修梵行如是
至三吾啓弥篤父母復言介雖吾子
今為釋種違我以道夫復何言但祖
宗輟祠人倫情重王憲嗣絶財物没
官吾倫之矣汝豈不知餘願所期在
汝續種汝其思之吾言盡矣時須提
鄰聞誨悲泣默然奉命便與婦同歸
在於本室三反行欲乃有神降時境
卒隨大威德天命終受胎介時地神
告虛空神言迦蘭陀子於未曾僧中
作未曾有事虛空神告四天王四天王
告忉利天展轉相告乃至梵天其婦
月滿生子聦達名曰續種年大出家
成阿羅漢時須提鄰犯此惡已即自
悔責我今失利去何於佛正法出家
而不究竟修於梵行羸瘦憔悴纔有
氣息諸比丘見問言汝先好顏色今
何憔悴將無不樂梵行犯惡罪耶答
言我犯惡罪是故介耳即問汝犯何

罪答言我共本二作不淨行諸比丘
言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
不隨順道種種呵責如佛所說呵責
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諸佛常法知而故問知而不
問知時問非時不問有益問無益不
問諸佛常法有五百金剛神侍衛左
右若佛問三反不以實答頭破七分
佛問比丘欲何所說諸比丘重以白
佛佛問須提那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言汝愚癡人所作不善非清
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
未信者信令信者退汝不聞我種種
呵欲欲想欲覺欲熱讚歎斷欲離欲
想除欲覺滅欲熱我常說欲如赤骨
聚如大火坑如利刀如利箭如毒虵
如毒藥如幻如夢誑惑於人汝今云
何作此大惡汝豈不聞我所說法未
離欲者能使離欲已放逸者令不放
逸能斷渴愛離有為法無學離欲向
無為道示人正要畢竟泥洹汝豈不
畏三惡道苦汝若不作此大惡者佛
正法中必得無量諸善功德汝初開

嘗閔

漏門為此大惡波旬常伺諸比丘短
汝今便為開魔徑路摧折法幢建立
魔幢須提那寧以身分內大火坑若
毒虵口不應以此觸女人身汝所犯
惡永淪生死終不復能長養善法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
諸比丘結戒何等為十所謂僧和合
故攝僧故調伏惡人故慚愧者得安
樂故斷現世漏故滅後世漏故令未
信者信故已信者令增廣故法久住
故分別毗尼梵行久住故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婬法得波羅
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阿練若比丘在空閑
處住有獼猴群住彼左右時一比丘
念雌獼猴以食誘之遂共行欲後衆
多比丘案行臥具到其住處時彼比
丘入城乞食雌獼猴來現婬欲相諸
比丘共作是語觀此獼猴必當有故
共伺察之其狀必現先住比丘須臾
來還獼猴即往現受欲相時彼比丘
便共行欲諸比丘見語言汝不聞佛
結戒比丘行婬得波羅夷耶答言佛

制人女不制畜生諸比丘言人女畜
生有何等異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
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
者信令信者退汝不聞世尊種種呵
欲欲相欲覺欲熱具說如上呵已將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言汝愚癡人所作非法種種呵責亦
如上說呵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行婬法乃至共畜生
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不樂修
梵行共作是語佛法出家甚為大苦
我等當共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行
白衣事外道事時亦入村非時亦入
村行殺盜婬飲酒食肉晝夜觀伎歌
謡自娱數作是語無有慚愧時有持
戒比丘少欲知足種種呵責已將至
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汝等不應共作是語行外道
儀法白衣儀法若言行外道儀法語
語偷羅遮白衣儀法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時有跋耆邑比丘名孫
陁羅難陁衆所知識供養恭敬不樂
修梵行作外道儀法白衣儀法行殺
盜婬種種惡事彼諸居士不信樂佛
法者呵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作如此
惡處處咸言孫陁羅比丘亦受五欲
樂此等比丘無沙門行无婆羅門行
不受沙門法不受婆羅門法此等比
丘所不遊處皆得善利惡聲流布
遍閻天下時孫陁羅還至衆中作是
言與我出家受戒諸比丘言須白世
尊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孫陁羅非比丘若已受戒應
白四羯磨作滅擯若上座若上座等
知法律者應如是白大德僧聽孫陁
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
陁羅比丘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孫陁羅比丘戒羸
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陁羅比丘作
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第
二第三亦如是僧與孫陁羅比丘作
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
告比丘若比丘言行白衣儀法外道

儀法不名捨戒若口言我捨戒名為
捨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
諸比丘同學戒法戒羸不捨行婬法
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
共住
比丘者乞比丘持壞色割截衣比丘
破惡比丘實比丘堅固比丘見過比
丘一語受戒比丘二語受戒比丘三
語受戒比丘善來受戒比丘如法白
四羯磨受戒比丘是名比丘同學者
如佛所說盡形壽不犯同學是學是
名同學戒法者所受不毀戒不生惡
法戒成就善法戒定共戒戒羸不捨
者睡眠捨戒向睡眠人捨戒不名捨
戒醉捨戒向醉人捨戒狂捨戒向狂
人捨戒散乱心捨戒向散乱心人捨戒
病壞心捨戒向病壞心人捨戒向非
衆生向非人向畜生捨戒遣使遣書
捨戒作相捨戒動手捨戒相似語捨
戒獨獨想獨不獨想不獨獨想捨戒
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語向中國人
捨戒戲笑捨戒不定語捨戒瞋心捨
戒强逼捨戒不應向捨戒而向捨戒

皆不名捨戒不發言捨戒不名捨戒
是名不捨戒又上名捨戒或戒羸非
捨戒或捨戒非戒羸或戒羸亦捨戒
或非戒羸非捨戒云何戒羸非捨戒
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修梵行已
猶敬佛法僧敬戒敬沙門法敬比丘
法敬毗尼敬波羅提木叉敬和尚阿
闍梨同和尚阿闍梨敬同梵行人不
謗三尊而憶鄉土國觀浴池山林樹
木父母兄弟姊妹兒女乃至奴婢如
是憶念愁憂不樂而盡形壽不犯梵
行是名戒羸非捨戒云何捨戒非戒
羸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修梵行
已猶敬佛乃至敬同梵行人彼作是
念欲作沙弥若優婆塞乃至欲作外
道梵志非沙門釋子復作是念我今
欲捨佛法僧捨戒捨毗尼捨波羅提
木叉捨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
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今捨佛何
用佛為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脫乃
至言我今得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
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
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念念

崔賢

口言向人說是名捨戒非戒羸去何
戒羸亦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行少
敬佛法僧乃至少敬同梵行人憶念
鄉土乃至奴婢作是念我今欲捨佛
法僧乃至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
今捨佛何用佛為佛有何義我今於
佛得脫乃至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
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
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
口言向人說是名戒羸亦捨戒去何
非戒羸非捨戒若比丘於所受戒堅
持不捨不動不轉是名非戒羸非捨
戒行婬法者婬法名非梵行法懈怠
法狗法可惡法二身交會出不淨是
名行婬法波羅夷者名為墮法名為
惡法名斷頭法名非沙門法不共住
者如先白衣時不得與比丘共一學
等學不等學不餘學不與比丘共二
羯磨等羯磨不等羯磨不餘羯磨不
與比丘共一說戒等說戒不等說戒
不餘說戒是名不共住諸佛世尊善
說正法亦善說辟說犯婬者如針鼻
決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

石破不可復合如断多羅樹心不可
復生
是中比丘與三種衆生行婬犯波羅
夷人非人畜生比丘與三種女行婬
犯波羅夷人女非人女畜生女與三
種男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三種黃門
人黃門非人黃門畜生黃門三種無
根人無根非人无根畜生無根三種
二根人二根非人二根畜生二根行
婬亦如是比丘與人女非人女畜生
女三處行婬大小行處口中眠時醉
時狂時散乱心時病壞心時死時敢
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
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羅遮無根
女時二根亦如是比丘與人男非人
男畜生男二處行婬大行處口中眠
時乃至敢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
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羅
遮無根男時黃門亦如是於上諸處
行婬外方便內出不淨內方便外出
不淨眠時乃至敢半時波羅夷過半
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
淨偷羅遮比丘若為强力所逼於上

諸處行婬入時受樂出住不受出時
受樂入住不受住時受樂出入不受
出入受樂住時不受入住受樂出時
不受出住受樂入時不受出入住時
受樂眠時乃至覺半時波羅夷過半
時覺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
淨偷羅遮出入住時都不受樂不犯
若比丘婬欲心以男根内上諸處一
分皆波羅夷若以指一切外物内上
諸處皆偷羅遮比丘尼亦波羅夷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驅出
不犯者狂心乱心病壞心初作此四
種不犯下一切諸戒皆如是悉不復
出佛在王舍城尒時有比丘名達尼
迦是陶家子於乙羅山作草菴住至
時持鉢入城乞食取樵人於後輙壞
其菴持材木去食後還已復更治之
如是至三心轉懊恨便作是念我身
幸能善於和泥何為不作完成瓦屋
以勉斯患即便作之脊棟櫨栿樓柱
桁梁綺疏牖戶巧妙若神積薪燒成
色赤嚴好大風吹時作箜篌聲佛在
耆闍崛山遥見其屋種種刻畫色赤

嚴好問阿難言彼是何屋阿難白佛
是達尼迦身力所作佛告阿難是達
尼迦所作非法去何出家為此惡業
殘害物命而無哀愍我先種種說慈
忍法如何比丘無此慈心世尊如是
種種呵已告諸比丘汝等往彼破其
所作比丘受教即往屋所時達尼迦
從屋內出問諸比丘我不相犯何為
群黨欲破我屋諸比丘言奉世尊勅
非我等心達尼迦言法王所壞我復
何言諸比丘即共破之將達尼迦還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達尼迦汝實作不荅言實作世
尊佛種種如上呵責已告諸比丘從
今若比丘作燒成瓦屋偷羅遮自現
工巧突吉羅時達尼迦復作是念我
先結草菴輒為樵人所壞後作瓦屋
復違法王出家之體今寧可更求好
材建立大屋必得久住無復苦惱復
作是念王舍城典材令是我知識當
往從索念已便往語言我須材木可
以與我典材令言我於材木不得自
由問言由誰荅言由王達尼迦言王

巳與我典村令言若王巳相與隨意
取之達尼迦便取城防大村斷截持
去時雨舍大臣案行諸處遇見於道
即問典村令何以乃持城防大村與
彼比丘荅言非是我與復問是誰荅
言是王雨舍即啓不審大王何以乃
以城防大村與達尼迦王言誰道我
與雨舍言是典村令王即勅左右收
典村令受教即收將詣王所時達尼
迦入城乞食道路見之問言汝何所
犯繫縛乃尒荅言由大德故致此大
罪願見救免全其性命達尼迦言汝
且在前吾尋後到時典村令既至王
所王問汝何以乃持城防大村與達
尼迦白言大王不敢專輒達尼迦言
王教使與王便勅呼時達尼迦巳在
門外王勅令前即前見王王問言我
以何時與比丘村達尼迦言王豈不憶
初登位時以一切境內草木及水施
沙門婆羅門耶王言我本所施不及
有主惟哉比丘乃作此方便而取人
物復語言我是灌頂王如何當因繫
沙門如今便可速還詣佛法王自當

四分律卷第一　第十一張　萬

以法治汝時有聞者皆驚愕言達尼
迦犯罪應死云何呵責而便放遣如
此得脫誰不為盜又譏呵言沙門釋
子親受王供而盜王材況復我等當
得無畏沙門釋子常讚歎不盜教人
布施如何於今躬行賊法此等無沙
門行破沙門法如此惡聲展轉流布
國中不信樂佛法長者居士婆羅門
等遙見沙門輒種種罵諸比丘聞更
相問言誰盜王材致是惡聲達尼迦
言是我所作時諸比丘種種呵責汝
所作非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毀呰
不與取讚歎不盜汝今云何躬行賊
法諸比丘如是呵責已將詣佛所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
迦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如須提那尒時摩竭大臣出家
修道侍佛左右佛問比丘阿闍世王
人盜齊幾錢便得死罪比丘白佛五錢
已上便與死罪佛復以此更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盜五錢
已上得波羅夷不共住

五分律卷第一 第二十三張 亨

宗

佛在舍衛城時有衆多比丘作是語
佛所制戒為聚落中物非謂空地又
有諸比丘作是語犯與非犯制與不
制但取無苦便各以盜心取空地有
主無主物取已各生疑悔到阿難所
問阿難阿難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聚落空地有何等
異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
與取若王若大臣若捉若縛若煞若
擯語言汝賊汝小汝癡是比丘得波
羅夷不共住若城壍若籬柵周迴圍遶
三由句乃至一屋是名聚落聚落外除
聚落所行處是名空地聚落外盡一
箭道有慚愧人所便利處是名聚落
所行處物屬他他所護不與而取是
名盜心又以諂心曲心瞋恚心恐怖心
取他物亦名盜心若自取若使人取物
離本處是名不與取國主聚落主灌
頂王轉輪王名為王典領國事者名
為大臣捉其手髮名為捉杻械枷鎖
名為縛以刀杖等斷其命名為殺駈

出一住處乃至一國名為擯離善法
無記法墮不善處名為賊無所識名為
小入黑闇名為癡是中犯者地中物地
上物虛空物聚落聚落物沽沽物田田
物園園物屋屋物乘乘物擔擔物舡
舡物池池物寄還遮路伺路示處導
道教取共取不輸稅
地中物者若物在地中比丘作念我
當盜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摇
地波逆捉捉物突吉羅動物偷羅
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
羅遮
地上物者物在地上若牀架机橙户
楣梁棟乃至屋上樹上如是等盡名
地上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
及方便乃至捉物皆突吉羅動物偷
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
偷羅遮
虛空物者若以神力置物空中或有
主鳥銜或風吹來比丘作念我當盜
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
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
偷羅遮
聚落者周圍三由旬乃至一屋處比

丘作是念我當盜是聚落發心及方
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
諍得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
聚落物者隨聚落中所有物比丘作
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坫者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坫發心及
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
量諍得波羅夷坫物者隨坫中所
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
羅夷
田者水陸諸田比丘作念我當盜是
田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
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田物者隨
田中所出五穀諸物比丘作念我當
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園者菓菜諸園比丘作念我當盜是
園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
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園物者隨
園中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
得者波羅夷
屋者在家出家人所居屋若重屋比
丘作念我當盜是屋發心及方便皆
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

波羅夷屋物者隨屋中所有物比丘
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乘者象馬車轝諸乘比丘作念我
當盜是乘發心及方便乃至捉時皆
突吉羅動物偷羅遮離本處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乘物者隨乘
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
者波羅夷
擔者頭戴肩擔背負手提盡名為擔
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擔發心及方便
皆突吉羅動時偷羅遮離本處直五
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擔物者隨
擔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
得者波羅夷
舩者皮舩瓶舩木舩箪筏盡名為舩
比丘作念我當盜是舩發心及方便
皆突吉羅動時偷羅遮離本處直五
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舩物者隨
舩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
得者波羅夷
池者陂湖諸水盡名為池比丘作念
我當盜是池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
打杙排排決逸提縄量諍得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池物者隨池
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
波羅夷
寄者人寄比丘物盜心不還物主心捨
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
寄還者比丘受他寄物盜心不與彼人
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
遮路者比丘為賊遮路不聽異人來
伺路者伺候見人便往語賊
示處者比丘示賊路處
導道者比丘在賊前導
教取者教賊取物之方
共取者共賊取物
不輸稅者比丘應輸稅而不輸如上
諸事取物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
羅遮若人物不與取五錢已上比丘
比丘尼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駈出非人物不與取比丘
比丘尼偷羅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畜生物不與取皆突吉羅
四種取人重物不犯自想取同意取
暫用取非盜心取

五分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一 第十八張 尊